

曝書亭集

九

928
ハ
9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一

秀水 朱弁尊 錫鬯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磨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旣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旣至大

同閉戶而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
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
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
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
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
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
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
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
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
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
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
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

之部氏經虞氏集揭氏侯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
氏滂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
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紉繹
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
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
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
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
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
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
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

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作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

師執友為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俵俵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為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庶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為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

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

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爲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
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
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爲歌詩皆必傳
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
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
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麟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
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旣而
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
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
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

之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
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
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
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
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
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
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
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
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
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
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

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子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轄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

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菘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為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茄之為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苕文戶部書

鼻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

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泣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贈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

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子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閩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

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為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泝洗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狗人之指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肯焉

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為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泝泝洗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為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劔相示彛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

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
欲默而不言慮無以荅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
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
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
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着瑑而圭亦在六
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
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劔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
非劔者以玉劔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
曰朱干玉戚注以爲戚斧也春秋傳曰鉞鉞鉅鬯詩曰干戈
戚揚釋者以戚爲斧以揚爲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
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
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

踰焉願更聞玉劔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
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頸節伍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
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
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
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
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
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
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
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

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
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
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
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
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沂江徑返然
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
寥寥可數足下弟弔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
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
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
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音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

段王該李繁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二四卷多至四十

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

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

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

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

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

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

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爲沈氏書加

以詬詆其母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

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

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

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

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道或家狄道辛德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推及沛劉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蘇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馱舌變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

願附譚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管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

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懍懍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

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
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庠修廣始可無失尺
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躓

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
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荅閣下之慰誨乃復破
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
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忠危於幘呂復前代率命采
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
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
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

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副大理寺副孫能
傳中書舍人張營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六六七然地志
具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
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相載入都儲於邸
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
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
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
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
者元修宋遼金史秦桧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
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
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放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

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劬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二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

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麩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况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彙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彙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橐廢爲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名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

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祕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曰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

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曩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

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
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
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
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
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
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荅曰
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
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
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
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爲最酷而造
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

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縉仲縉鄭
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
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縉其
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旣入即
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榜姦黨二十五人鄭
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
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
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
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
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
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
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

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噬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解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瑄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駭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

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纂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

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寘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麓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岐塗黜寓軒輒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

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禱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旣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胷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

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行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旣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

勝道者已拜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閭閻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

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平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尋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躋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衆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

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覩

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

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本朝而野紀紛

續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 錫謚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

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

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 特命禮部錫謚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謚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 朝暫假

文皇帝

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

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書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
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
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
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
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逮顯慶二
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
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
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

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續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
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
為大夫或為君或為侯或為公其支子為五經博士或知仙
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
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
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
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為氏其譜牒有
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
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躅請立博士公即屬彝尊
代為作奏將聞於朝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曾請而不
允劉公不為奪也會柯給事睿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
庶為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

焉伏觀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
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
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
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
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為
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
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端愚之見竊慮復有阻
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
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解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笈中乘間欲上而東野氏裔沛然迎

駕直前
天語甚溫公謂殊恩宜出自
上遂焚其草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
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遇僕熟
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
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歲曰
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
曰子曰棖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
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習
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
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
人論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
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
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

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
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為弟子此門人所以
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
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佃碑陰有門生
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
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愾歎其非而不
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
之匪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
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

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旣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旣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荅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闕以達其體變而不窮邇來教悽悽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謏隨之矣僕之於文不

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

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制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爲而僕恐有黷執事爲之者冀執事力爲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答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

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

誤矣大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爲第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於義也自識

荅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旣行慮若之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爲舜典之首然

不敢自信即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疊疊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當至四海遏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爲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興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爲不然當梅賾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甯爲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徽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興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此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據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

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興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興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興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興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檇味之見擬以隆一十五

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并欲白方興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說荅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刀錐鹽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頽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即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踴躍聚訟也

寄禮部韓尚書書

行宮側獲侍履絢先生把袂慙慙索彛尊著作彛尊自知儔昧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必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胷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內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

一六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藁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曩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絕今歲入霍山纂易章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娓娓可聽也不宣

荅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當紳書韋佩力矯其弊惟是

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錄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爲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槩爲抹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彙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爲表揚之非

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撫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與佟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穎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為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

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為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粟以喬木為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安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

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盃

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珊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入樨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為人性癖耽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

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
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
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鷓行欲知
趨走傷心地去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
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
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
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鷓
鷗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
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
却陶潛菊入江上徒逢素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劔門猶
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
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

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
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
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
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
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
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
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訕其
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
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彥平刪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目為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

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祕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為樂菴先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楨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為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彖之後而繫辭說卦諸傳皆闕焉余既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為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筮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奧蹟焉考之隋經籍志說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

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為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楨為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彙而授之子汝楨不以世祿自矜遠游閒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荆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先沈誼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祕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二十七篇文辭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為儒者重輕而得之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吳氏諱沆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沒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号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以尚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絕者三乃不以是教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

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涿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

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天說經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為圖十為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為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為圓而偶為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為圖十為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

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杓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

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歷運氣太一奇門之目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呂居仁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其孫石鼓書院山長畊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錄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詡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

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錄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質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謂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上

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謚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同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無以難迨宋建隆初考正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道初舊壁崩剝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

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擬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

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橐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涑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鞞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二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黃氏度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言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子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

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

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崐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替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撫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彙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

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風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統例助卒其子異裒錄遺彙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言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言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爲五體以尋經傳之微言言

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屨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爲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爲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甸以詩仲子陵素彝韋彤韋蒞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衡圃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于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

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贏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子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簾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錄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為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為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猷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為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

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為吾有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子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為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彥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黃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為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

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眾劉寔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顏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鑑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

史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
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
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彦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爲
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
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
爾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
其著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
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被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
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
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

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
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
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
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檉以爲打偃
以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粟以爲陸渾爲賁渾以厥慙爲屈銀
以臯鼬爲浩油以稂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
之邾婁貫也謂之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鞏沙也
謂之沙澤一邠也或以爲成或以謂盛一酈也或以爲犁或以
謂麗一孟也或以爲霍或以爲雩一虢也或以爲郭或以
爲鄆一艾也或以爲鄆或以爲蒿狸脈謂之狸軫或又曰蜃
也蚡泉謂之潰泉或又曰賁也邾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菑丘
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

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恒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

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

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旣焚往聖遺言漸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

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子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槩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續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邵藏有善本龔主事蘅圃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

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為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為閩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籲三請開雕焉黎棗之材尺幅之度

臨撫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子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矣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由是說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冊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
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
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
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
并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盡垂唐
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
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唇齒之不清濁之莫辨雖以天
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
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
箋注多寡不齊中洎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
吳下張上舍顒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
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

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
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
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
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
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上下外內審其形而聲從焉國
史六書著錄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恒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
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
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鹿通一經
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
辭爲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

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
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
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
南為馱舌南人詆北為荒愴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
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
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
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厨中簿
之藏分授詞臣編纂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
御史曹公奉

命編輯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
用呈

乙覽復念詩之醜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鋟玉
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離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
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
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
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
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
編之子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
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
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為免園冊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
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

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序

萬氏歷代史表序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易編年爲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疊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廷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

壽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棼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爲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棼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頌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旣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

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中箱遺橐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容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入自編晉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

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
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子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
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
千万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
若月在則余壬寅朔 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
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春秋編年史
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為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
著錄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
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
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

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
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旨
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
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
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日以宋濂王
禕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
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
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
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建言獲
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
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信於載籍
以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

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關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祿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今官家居天子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黷宮甚邇歲在戊午三

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據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為皇象書其文指為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為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為覈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黍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黍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黍斤咸書七為黍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黍與是碑先後建立

則為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
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錄石之斷為
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
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
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
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
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
之者是書子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
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崐山徐公既序之以
行而詹事復屬予為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

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
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為古今類
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
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
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
得之以為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
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
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
抄成於隋祕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
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槩畀
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為臺
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

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
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
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為十五卷
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
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
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
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別釋
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
亭之建蘇子瞻為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
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

其深谷為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
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觀乎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
程子言學者為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為道統
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
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
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憚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
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
書為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
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
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

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敵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污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恒北山子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子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

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張氏定歷玉衡序

定歷玉衡者何新滕張簡菴氏歷書也歷無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已月有朏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眡祲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歷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歷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歷序者自謂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旣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

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
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并諱歷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騁駟
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曰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
天武夫憚人以及束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
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
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簡菴氏恥之博綜歷
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歷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
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
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
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
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
有禁而言歷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

口而王氏梅氏爲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
文鼎皆有歷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
而鍾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
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
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
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家人營之
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將葬筮人執贛以告
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焯燹龜以
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家人
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

專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爲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旣安矣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旣久葬師欲祕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僞竄真故爲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說旁證曲据爲廣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旣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爲之序夫以葬師之所

欲祕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爲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言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

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恒以葬書為不足憑子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間遇地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為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子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

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為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為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為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為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禱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可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碑礪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

輒摩沙鈎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訛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琕戈鈎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鏗鐘甬磬鈺鐸鈇用之款識巧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

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磈磈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橐有瓦有亭有龜有螭有兔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轅馬之喧聞殘暑退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爲入其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哈呀寒莫寒子白瀑峻莫峻子青華牛鬪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鴉豪豬之箭寇雉之囚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翹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觀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臥以爲枕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

吉書以為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据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偽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眾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略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

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為卷為軸為箋為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已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偽者未嘗不做尺度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偽而以偽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駟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 內庭久 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為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爲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師之選首粵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數易

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彞尊謫居無事据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剝義補其闕遺附於

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撫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彞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

旁及裨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允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東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

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予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耘蚤浦蠻村蓋避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温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爰象豕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減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冊旣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

者不察誤以爲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爲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爲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錄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晰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俾來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鄼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園撰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東西兩遙

一近南北兩近一遙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東明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爲三卷於是神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禮端本堂經訓大寶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第 35661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バ
9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第
SS	IT	...

趙

...

